

感悟



总觉得,霜降,这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是南飞的雁阵衔来的。

而时令,踩着满地银霜,一步步踏入深秋,迈过冬天的门槛,然后直抵严冬的深处。霜,让苍茫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万物,遽然变得愈加肃穆、凝重和荒凉……

霜的到来,意味着日子已经开始告别凉爽,走向寒冷。可以说,霜,是雪的前奏亦或序曲。不过,如果遇上无雪的冬天,那么,唱主角的自然就是霜了。霜,成了冬天的代言者。

是的,霜,冰冷、肃杀,却又是那么美丽、无暇。

茫茫一片白霜,成就了多少脍炙人口、代代传诵的诗词典范。宋范仲淹的“羌管悠悠霜满地”、唐戴叔伦的“一雁过连营,繁霜覆古城”,描写的是边关的霜,抒发的是报国的情;遍野银

抒怀

故事主角是外婆的一根拐杖,它是姨父用梨树枝制作而成的。

这根拐杖成了调解棒。外婆以前在村里是妇女主任。那天有一户人家吵架,就让外婆过去劝劝,在田埂上走下坡路的时候,外婆走得比较急把脚崴了一下。医生说是软组织损伤,在家静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于是就有了这根拐杖。此后,外婆调解村里的家长里短就更方便了。遇到事情先分几个方面,把问题说清楚,然后用拐杖在地面上敲一下,做总结陈词。后来外婆的脚好了,拐杖一直放在家里显眼的地方,每次需要调解的时候,外婆都会拿上拐杖,用它敲敲地面,大家都安静下来了。

这根拐杖成了教棒。平时外婆的屋里,也会有人拿着鞋样过来请教做布鞋,外婆都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大家。外婆看到谁的手势不对,都会用拐杖轻轻地戳她一下,让她抬头看看别人的手势,有的时候,会在白板上给她们画样子,然后拿起拐杖,一一讲解。大家把成品摆成一排,外婆仔细翻看后,用拐杖指指其中一个最满意的,然后又缓缓说出它的优点。

这根拐杖成了扁担。姨父给外婆制作拐杖当天,把拐杖当成一个扁担,挑了两袋梨子带给了外婆,外婆脚好以后也没闲着。她挑着一大堆农产品来到我们家,然后又挑了一些妈妈准备好的东西回家,然后又挑上东西送到姨娘家里去,有了拐杖,每次有什么好东西,外婆都能很快地把这些东西迅速分到女儿家。

这根拐杖光荣完成了多项任务,如今已经老化破损了,和一些农具一起安静地躺在屋子的角落,身上落满了灰尘,每当看到拐杖,我都会想起外婆满满的爱意,此时此刻它是不是正在和旁边的农具诉说着它神奇的使命和光荣的工作呢?

王小柳

霜满地

湖南省作协会员 卢兆盛

霜,蓄满了戍边将士思乡想家的泪,也浸润着他们壮志难酬的悲凉。而那一颗颗悬挂于苍苍蒹葭之上的晶莹白露,一夜之间,凝结成耀眼的白霜,让人世间美好的爱恋闪烁着纯洁亮丽的光芒,也使伟大的《诗经》万古流芳。

霜,无疑也是创造美景无与伦比的大师,而最为出色的“代表作”,应该说,就是红叶了。比如,唐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牟融的“半林残叶戴霜红”,李益的“柿叶翻红霜景秋”,宋范成大的“霜风捣尽千林叶”,明戴缙的“红叶万山霜”,清颜光敏的“万里霜林丹”,吕履恒的“霜落秋城木叶丹”……每一句诗,都堪称写霜咏霜的经典绝唱!经过白霜浸染的每一株树和每一棵草,都是一首绝美的诗,都是一幅绝美的画。

霜,悄悄而来,匆匆而去。有霜的天,必定是一个阳光普照、暖暖和和的大晴天。

霜天,碧空如洗,视野辽阔,山空水清,层林尽染,是旅行者出行的好日

子,也是画家、摄影家大显身手的好时光;而农家则更会珍惜这样难得的好天气,似乎秋还远远没有晒够,拼着劲抢晒地里的收成。

早上起来,农人们就迎着霜风,呵着热气,在自家院子里的晒坪上铺开晒簟,摆上簸箕,开始晾晒那些半成品食物。晒得最多的是红薯干、红薯丝和萝卜干。接连晒几个太阳,这些农家最寻常而又最可口的美食,也就晒好了,存储起来,随时享用。

小时候,尽管衣着单薄,却似乎全然不知道冷。一到霜天,池塘和水田的面上,都结了一层冰。我们用木棍敲,用石块砸,截取冰块把玩,常常一双小手被冻得红肿。总有那么几个冒失鬼,麻着胆子,沿着塘坝或田埂,去踩冰,结果冰破鞋湿,只得赶紧回家换鞋袜,少不了又要挨大人的一顿骂甚至揍。

银霜遍野,万木萧条,但,这样的景象终究是短暂的。饱经风霜的土地,生命力更加强劲旺盛,当来年春回大地,万物又将生机勃发,欣欣向荣。

记忆

愈是在这严寒的冬夜,愈加怀念起岭南的木棉。

当三九隆冬肆虐,空气中弥漫着阴冷、潮湿的气息,休闲状态下的人们,甫一离开取暖设备,则寒气迅速钻入心扉,冷彻所有的神经末梢。而此刻,岭南大地的木棉,不用说,正开得热烈,开遍了城市的每一处角落。

她是那样高贵,以至于我只有在闹市中、公园里、名胜古迹旁,才能觅得她的芳踪,而在乡间小路旁、山坡上,却无缘得见她的身影。可她又那样随和,她生长在城市的寻常巷陌,不论你是岭南乡邑,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论你是身世显赫的达官贵人,还是风一般飘荡的游子,木棉花儿都对你报以热情的微笑。正在怒放的,红得耀眼,红到了极致,瞬间让你一扫冬天的寒气,心情变得暖和。含苞待放的花蕾,也有着大家闺秀的风范,蕾根结实,蕾肚圆润,蕾尖儿绝对是百分百竖直朝上,看不出有丝毫旁逸斜出的念想,通体火红,只是色素较之前者稍逊。寒潮来袭,花蕾不语,暗自积蓄力量,等待着下一轮的完美绽放。

这时的木棉枝头,树叶早已落尽,远远望去,树顶像极了一片红色的祥云,笼罩在节日般喜庆的氛围中,更笼罩在从树底下走过的路人的心坎里。在这寒冷彻骨的季节,请允许我只爱这会结红红火火祥云的木棉!

如果说,木棉花儿、芭儿,红得艳丽,红得炽热,给人视觉上的震撼。那么,木棉高大挺拔的树干,则灰得深沉,灰得雄浑,给人力量的感召。南国多雨,漫步街头,天空时常冷不防飘起毛毛细雨,像千万根冰凉的银针,扎进行人暴露的每一寸肌肤。这时,你经过木棉身旁,会清晰地看到,木棉的树干部分,长满了刺,时时在对抗着严寒。树身笔直,绝不容许什么蔓儿、藤儿攀爬附会,他呈现的是勇猛的气概,是对料峭寒风毫不屈服的意志。直到三四层楼高处,才开始生长出长长的枝条。这枝条,光洁无比,没有丝毫皱纹,仿佛千万条刚劲有力的手臂,想要擎住天空流过的寒云。

木棉枝头那一片火红的祥云哟,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

长沙县第七中学
柳格彬

忆木棉



少年时光

印象



王必旭/摄

素描

东篾匠

邵东市火厂坪镇二小 谭喜爱

一把粗犷的篾刀,几件小刀锉子,东篾匠随身携带,走村串户,总有干不完的活计。

东篾匠是邻村龙塘村人,高大魁梧,皮肤黝黑。农闲时节,人们拿出经年的旧箩筐、晒簟等与粮食亲密接触的竹器请来东篾匠补缀。经他妙手回春,那些生活的破烂,霎时康复如新。迷恋厨房的筲箕、提篮,挑起日月的箢箕、箩筐,精挑细选的禾筛、米筛、麻筛、簸箕……竹器的用武之地多的是,东篾匠总是忙不过来。

东篾匠来我家干过几天篾活。父亲事先在绿云婆娑的竹林挑选几根上好楠竹,再趁雨天农闲时节请来东篾匠。

东篾匠手艺高超,锋利的篾刀舞弄得神入化。几根楠竹,先用粗野的篾刀直下,若瀑布飞泻,藏着惊雷。再以

细薄的削刀轻挑,似春雨沙沙,微波轻漾。很快眼前呈现一堆粗细均匀的篾条。他飞快拿出小刀、锉子,在父亲拿出的旧箩筐、旧晒簟的破洞处穿插腾挪。青篾坚韧顽强,黄篾筋骨老道,在东篾匠手中变幻无穷。一件件旧竹器在他“穿针引线”之下,变得天衣无缝,完好如初。

剩下的竹料,他做些筲箕、箢箕、提篮、筐子、扫把、竹耙等农村必需品。做箢箕事先要用粗竹片做好骨架,再依次将青篾、黄篾交错编制,其篾片可粗糙些,做筲箕、米筛等用料讲究,做工精细些。若是做工不小心,划伤手指是常事,东篾匠粗糙的手上布满伤疤,如皲裂的松树皮。

看着圆滚滚的箩筐,宽大平整的晒簟、筐子,还有小巧精致的米筛、筲箕,



我们惊叹东篾匠那巧夺天工的手艺。

我们小孩子趁机小心翼翼揭些竹内膜,糊在自制竹笛上,吹出咿咿呀呀的虫鸣鸟语;或者做个鸟笼,把刚逮住的麻雀放进去,看鸟儿在笼中上蹿下跳;有时做张弓箭,斜跨肩上,像个威风凛凛的侠客;或者做架风筝,放飞稚嫩的童心。

东篾匠的活计做到上世纪末,手艺随着篾匠老去而渐行渐远。如今,虽然在街上能买到久违的竹器,但我却忘不了那走村串户,用青青篁竹编织美好生活中的乡村篾匠。